

程

經史管窺卷四



太倉蕭曇曼叔撰

史部

周語天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椹亢氏之間雨
畢之後五日天椹朝見而水源竭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陽
氣盡木節解余案尔疋釋无无椹氏也孫炎曰角亢下繫
于氏若本之有椹又班志氏爲天椹主疫然則本卽天椹
曰其爲天椹故曰本

高位實疾顛今本伦僨余案張悛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
置守塚人表云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李善注國語單襄公

高位實疾顛養新錄引牟巘申省乞祠狀深恐疾顛有辜
隆使而失引此

魯語咨事爲謀韋昭注云事當爲難此泥左氏咨難爲謀
而云尔案詩皇皇者華云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
爲謀晉秋緜露聽佗謀謀者謀事也晉書刑法志二人對
議謂之謀次指事也呂氏春秋謀者疑也疑則从義斷事
鄭注大傳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凡此皆主事言
言事則難自該也

齊語於其心忒然鄭注易云惕懼也說文忒惕也廣疋忒
慎慎也楊氏經史辨正曰忒當佗忒引顏氏家訓卜得惡

卦反令忒忒爲据蓋古字通用

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余案饗之子常爲饗樸野而不慝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注謂饗人之子樸質而野
不爲奸慝据此則暱字當是慝字之譌

張氏談郭云春秋啟閉二分二至竝見于書傳其他節候
槩未之見惟國語范無字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
馬處暑之旣至蚩蠶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
至也二分夾謂之日中余案雨水小暑見呂氏春秋霜降
見家語清明白露大暑大寒見管子張氏云槩未之見一
何孤陋也

秦策簡練曰爲揣摩高誘注練濯治余案當爲滴練說文
凍澗也考工記斲氏凍絲曰澗水澗其絲七日去地尺暴
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注澗浸漬之
也暴諸日曰陽氣溫之宿諸井曰陰氣寒之如是相鬪則
瑕垢淨而精光發矣自是滴練注腳

次間恆思有神叢與叢藉其神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
高誘注叢樹也文說曰叢祠也史記陳涉世家次所旁叢
祠索隱云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
者曰爲叢位案滇南札記云雲南之俗人面獸心難曰理
喻其最可患者莫如牛叢所謂牛叢者連山接塞結黨成

羣于溪林孤廟殺牛飲血相爲盟誓一人欲有所事則登
高吹角角聲一配千百雲集擁其眾曰報復私怨挾制官
長莫敢誰何此卽神叢之遺蘊也

劉向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
大遇案此則范雎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可補國策史記
之漏

江乙謂安陵君曰國人見君莫不斂衽而拜又畱侯世家
曰陛下南面稱霸楚君必斂衽而朝魏都賦服其荒服斂
衽魏闕秋興賦且斂衽曰歸來兮皆指男子今斂衽專屬
女拜不知始於何時蘇東坡顛王維吳道子畫吾觀二子

皆神俊又于維也歛衽無閒言則尙屬男子也

齊策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高士傳夾伦王斗標文樞鏡要伦王升漢書古今人表夾伦王升經史辨正曰伦王升非是斗古伦斤蓋因斤與升形似而誤仞伦升百稍策稍襄子殺知伯漆其頭曰爲飲器注云溺器或曰酒器余案晉書載記姚方成三斬徐嵩漆其首爲僂器又筆蒼元妖僧楊璉加掘先代陵寢漆其頭爲浚器据此則溺器爲是刺客列傳漆其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也蓋据韓非子吕氏胥秋竝云襄子漆智頭爲浚杆爲證則不待辨而自明矣

潛邱劄記謂白圭仕魏當文侯時一見史記貨殖傳再見鄒陽傳其爲文侯拔中山下逮孟子遊梁之歲七十餘季邠鄉誤曰爲卽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又增益其說不知爲又一白圭也經史問答云魏人別有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曰不一引及余案孟子時之白圭乃周人非魏人見吕氏胥秋高誘注及經史辨正

祖君彥機煬帝云蘭陵公主逼幸告終不圖數首之賢反蒙齊襄之恥案數首舜妹也與舜相得載帝王世紀容齋隨筆云史記所次帝王世次最不可信且吕稷尙論

之二人皆帝侂子同仕于唐虞禹之後爲商自禹至成湯
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季周自稷至成王凡十五世歷千一
百餘季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季旣已可
疑則周之先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季又皆莫季所生
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百季乃可其爲湯誕不
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戴東原曰周自公劉始
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攷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
父諫曰晉我先王俗本國語脫王字宋本有世后稷曰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

自窋于戎翟之間蓋不窋曰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
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周本紀曰封棄于郃號曰后稷
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胙令德后稷卒
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曰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
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
皆胙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
謹脩其官守已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胙令德其最後
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季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窋之
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紀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于豳

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故國語傳十五王不數其皆
有令德而世后稷者三餘初錄謂索隱引譙周案國語云
世后稷曰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曰不窋
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實夾不合事情是弃
人已育爲此說者矣韋昭注國語乃云父子相繼曰世謂
棄與不窋康成箋詩曰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伯夷指棄余
案史記婁敬說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
讜十有餘世公劉辟桀居豳太王曰狄伐故公豳則是后
稷至公劉已十有餘世公劉與桀同時公稷已四百餘季
則非曾孫可知不窋之非稷子夾可知

周本紀其罰百率注率卽鍤也玉篇率與銜同說文十銖
二十五分之十三或曰二十兩曰銜鍤銜也小尔疋倍舉
曰銜銜謂之鍤宋咸曰舉三兩銜六兩索隱曰鍤黃鐵銜
夾六兩故馬融曰銜量名與已刑鍤同銜字當是銜字之
誤索隱曰舊本率佗選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
罰小過赦薄臯贖育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
師古曰字本佗銜銜卽鍤也

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
爲栢翳而曰尙書孟子之文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
及調馴鳥獸者遂曰爲卽益也案杞東樓公世家云栢翳

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兩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

繆公四季迎婦于晉太子申生姊也後又云夷吾姊次爲繆公夫人夫人間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曰辱君命据此則韓原之獲登臺履薪者非申生姊矣余案左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子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未聞小戎又育一女爲秦穆夫人者故杜氏於後傳穆姬注云申生姊秦穆夫人蓋申生姊卽夷吾姊也史記分佗二人誤矣

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季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于海上

索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偃權脊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兩人列名佗狀兒狀字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劭次云然斯遠古之證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季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偃權脊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曰廿六季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兼爲古隸余披敍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偃權今在官庫知俗佗隗林非也案索隱旣偃爲遠古之證乃又云隗姓林名脊本佗狀者非豈非曰矛刺盾虜

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陰陽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秦與蘇林解同韋昭曰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曰昇楚師于三戶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爲三戶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關駟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興廢知秦必于三戶其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降章邯秦遂亡余案呂氏曹秋高誘注曰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于吳越曹秋今世

所傳吳越曹秋夫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从犬竇躡而吠之云云則已爲地名者較勝

趙甌北先生陔餘叢考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畱飲讐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貫飲則讐其數倍價案讐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于常也宣帝少時从民間買餅所从買家輒大讐與此相類索隱乃謂貫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何義門說同余謂畱飲讐數倍者貨曰空券未必有錢也故下文及見怪此兩家常折券棄負索隱

本自明白宣帝買餅事雖相類其實各別三餘初錄與余意合

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漢書師古注曰大夫客之賢者總稱百余謂客之賢者豈宜坐之堂下此乃客之通稱不分賢賤猶今北方人稱醫者爲大夫百

息者男女之總稱俗曰女爲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而誤曰息爲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任彥昇奏彈劉整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又寅第二庶息師利又

何之元梁典徐勉弟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育學業最知名皆可證

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禹皆出黃帝本大戴禮五帝德帝繫篇稷禹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舜取堯二女係曾祖姑不合情理若是爲古今一大疑竇余案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偁爲虛戲之後其后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禹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于黃帝堯不出于偁則舜無取曾祖姑之嫌而稷禹旣非堯弟則不爲堯所知亦無足議又春秋命厯序安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

五百二十歲次日帝宣曰少昊一日金天氏則窮桑氏傳
八世五百歲次日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
次是帝侂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春秋合誠圖堯母慶
都育名于世蓋大帝之女生于斗維之野及季二十寄跡
伊長儒家無夫出觀山河之首常若育神隨之者育赤龍
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下育圖人衣赤光面八彩
須髮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履翼宿署曰赤帝紀成天
下寶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合婚育娠龍消不見旣
視兒堯如圖表及堯育知慶都曰圖子堯則堯非侂子可
知春秋元命苞蒼神精感姜嫄而生卦之得震故周蒼代

商注蒼神謂侂木王者也又索隱周本紀譙周曰爲棄帝
侂之胄其父夾不箸則姜嫄非侂妃可知殷本紀譙周云
禹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侂子曰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
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狄吞之則簡狄
非帝侂次妃明矣此皆足證史記之謬千古疑竇被余一
朝鑿破矣

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
中小司馬皆訓爲得周禮師氏掌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
得杜子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又呂氏春秋
曰中帝心高誘注中猶得余案小司馬中訓爲得杜云中

當爲得高注中猶得則義同音異可知而養新錄謂古音中如得非是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左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而召不與其列而白虎通則云召公文王子論衡亦云召公周公之兄皇甫謐曰爲文王庶子欲并原豐爲一孔穎達力斥其謬余案燕之始封本都于薊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陸德明云禮記封黃帝之後于薊黃帝姓姬君奭其後是則非文王子明矣

晉世家胥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此叟公

誤于左氏傳所不與舅氏同心之句而遂切狐偃爲晉文公舅不知君之于臣同姓則偃伯父叔父異姓則偃伯舅叔舅禮胥明文况本書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季又取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竝未言是狐突之女林注又誤于叟公謂曰狐爲氏是爲狐姬狐偃其兄弟也閔公二季狐突禦戎杜注夾云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余案狐突會采于狐故偃狐氏僖公十六季狄侵晉取狐厨杜注臨汾縣西北胥狐谷亭又云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据此則狐偃與戎翟之狐氏如風馬牛不相及而叟公不察欲混而一之又夷吾

母重百母女弟則狐突爲懷公父惠公之外祖父而懷公殺之育是理虐或育曰舅犯爲證者攷本書佗咎犯荀子臣道篇晉之咎犯儀禮士昏禮注古文舅佗咎則古本通用夾不足据此說蒍人沿誤已久余特正之

叙文公入立呂省卻芮佗亂事繼曰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从亾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曰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于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曰賞从亾未至隱者介子推推夾不言祿夾弗及此一段實補左氏之漏子推从亾不殊狐趙文公方思圖霸豈忘其功臣賞未及推者正因內外倥傯未及區處所

賞耳若左氏言在霸主不應憤憤如是

趙世家吳厲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索隱云孟姚吳厲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孟姚曰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鹵育上虞城是夾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舜後夾姓吳非獨泰伯虞仲之裔也又東哲云趙惠文王何者吳厲之甥娃嬴之子也案吳厲之女仍曰孟姚則猶曰姚爲姓矣

孔子世家云孔子過匡顏刻爲僕論語包咸注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勉時又與虎俱行後勉爲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其識勉又夫子容兒與虎相侶故匡人曰兵

圍之案家語顏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而仲尼弟子列傳無刻名云顏高字子驕疑卽勉也索隱引家語名產曹秋傳有顏高或曰爲卽子驕顏氏家訓云曹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門者余則曹秋傳所載之高非卽子驕明矣

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云沈沈宮室深邃之兒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漢書揚雄傳潭思渾天韓昌黎詩潭潭府中居卽沈沈也索隱云劉伯莊曰沈沈猶設設謂故人呼爲沈沈者猶俗云謂設設漢是火通

畱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乃曰良爲韓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馬班異又言沛公使與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徙史記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曰爲韓王曰良爲韓申徙徐廣曰卽司徒漢功臣表云張良曰廐將从起下沛曰韓申都下韓蓋信都申徙申都司徒勝徙語音訛轉故字失隨改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畧定韓地事又曰項梁爲沛公則失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曹秋云韓王信都劉子元謂韓王名信都二叟去一都字遂與淮陰無別尤屬舛說索隱謂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徙因訛曰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論所稱絕相類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班叟大同王符皇甫謐竝曰良爲韓公族姬姓秦索
賊急乃改姓名良既爲韓公族曰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
生大事不應馬班竝沒而不書恐符謐之說未得其實荀
子云韓之張太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注云
太疾張良之祖案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太疾爲篡臣當必
不謬然祖爲篡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
忠不知其祖之篡安知非孫之是曰蓋其愆虐但此言太
疾叟記名開地其開必胥訛百余家項伯殺人不从他人
而从子房子房竟曰亡命之餘公然匿之而無忌胥類于

朱家郭解之所爲可見乃祖之餘風未艾也特心術較正
百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
季二十九髮盡白蚤出家語佗三十一而外是則顏子卒
時孔子季六十二在魯哀公五季然哀公六季孔子遭陳
蔡之厄與門弟子絃歌不輟互相問荅顏回曰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如謂苒一季已外則爲此語者誰哉公
羊傳曰顏淵之外與子路之外俱載在哀公十四季西狩
獲麟之下諒胥確据余案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是二十
歲否則季三十二而卒當是四十二蓋古文四字佗三三

與二之于三止筮一畫爲易譌耳是時孔子年七十二公伯魚歿尙未久孔子二十歲生伯魚伯魚五十歲先孔子卒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故因顏路之請車爲槨而感念及之誰曰不然

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曰夷其族不知其言所自左傳子我乃簡公寵臣闕止田常忌而殺之非與田常作亂者田常實弑君假令宰子預其謀則常方擅國予安得受誅且當時未齊夷族之訟可已徵其虛妄案說苑云宰我伏卒將曰攻田成令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曰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之楊

升庵曰案李斯傳言銷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遂弑簡公斯公宰子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則宰子之外仇牧之類也說筮近理

商瞿魯人漢書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曰授魯橋庇子庸古今人表商瞿在弟三等而儒林傳注則云商瞿姓也蓋曰爲複姓周公禮殿圖齊商瞿上余案孔子弟子家語七十六人史記七十七人多與禮殿圖互易商氏自瞿而外齊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商澤則商瞿之非複姓明矣

蘇秦傳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顏氏謂此是刪戰國策耳延
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
主不爲牛之從後也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傳寫誤
也今延篤音義不可復見今本國策仍爲口後惟史記索
隱佗雞尸牛從余案古諺語多協韻佗雞口牛後未必不
佳

賈誼傳佻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次同案風
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
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
書曰闕尤尊顯佻諛得志曰哀屈原次因自傷爲鄧通所

愬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恐未盡然又楚漢春秋
高祖之臣別有絳灌鑑古錄謂絳陽侯華無害與灌夫之
父灌孟其然豈其然虜

刺客傳秦始皇憎高漸離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索隱
云曰馬矢熏令失明司馬氏一音刃矐韻矐或佗矐太目
精也較索隱訓佗長余案漢書五行志高后支斷戚夫人
手足摧其眼曰爲人矐注云摧謂敲擊太其精也又伍子
胥傳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曰觀越寇之入滅吳也抉指
也字異而義皆可通

衛綰傳不譙阿綰漢書佗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阿也案

說文敦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則孰字當是敦字之譌而
譙阿當从野客叢書佗誰何爲是余案秦始皇本紀陳利
兵而誰何索隱注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
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陳涉世家而誰呵索
隱云呵音何猶今巡更問何誰賈誼傳大譴大何新書佗
大譴大苛則何呵苛古本通用

匈奴傳中胥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又曰甌
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佗土室曰
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
甌脫王正義曰案境上斥堠之室爲甌脫則非地名可知

司馬相如傳相如自箸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佗形如
犢鼻又曰今銅印言犢鈕此其類矣養新錄云廣疋褌鼻
褌也褌無襠者謂之褌褌度沒反說文無褌字當爲突卽
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爲犢鼻單言曰突後人又加衣
旁百

酷吏傳曰郅都爲首都公廉胥節槩其不从景帝拔賈姬
事雖汲長孺當此不是過也爲治雖先嚴酷然能擊彊宗
未可竟謂之酷吏惟其扼臨江王于垂死之時不予刀筆
佗書則其用心過忍矣且臨江王曰母栗姬失寵故廢非
胥悖逆不道也而都禁切之如此者阿帝意也卒爲竇太

后所怒中危恣外全謝山云郅都無一事不可傳只爲凌
通臨江王致外遂入酷吏傳次是公論

龜策傳桀有諛臣名曰趙梁紂有諛臣名曰左強淮南覽
冥訓紂爲無道左強在側高誘注左強紂之諛臣文說云
左強飛廉姓名飛廉惡獸頭似羊曰飛廉爲左強猶曰檣
杙爲鯨也

卜先曰造灼鑽注造音竈謂灼龜燒荆之處余案周禮天
官膳夫曰樂徹于造注謂造飲食處也大祝職注云故書
造作竈又吳越春秋勒馬銜枝出火于造吳語作係馬舌
出火竈則造竈古通用可知

貨殖傳人民矜慎忤好氣任俠爲姦說文忤得也从心支
聲一曰慎忤強害也莊子齊物論大勇不忤又達生篇雖
有忤心不怨飄瓦詩雄雉不忤不求傳云忤害箋云我君
子之行不疾害玉篇忤下云慎忤害心義皆同而沙隨釋
論語獨曰怠慢殆泥鹽鐵論忤害不恭而云尔

太史公言文吏星歷近虐卜祝之間主上曰倡優畜之枝
臯夾言爲賦乃排見視如倡客謂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虐蓋孔子猶重視文若此而漢之君臣乃曰俳優相
待此漢之所曰遠不逮唐虞三代也余曰文曰載道離道
言文壯夫不爲漢時人自待已薄又何怪上之薄待耶

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百之母也史記周勃世家許負相之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孔衍楚漢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鳴雌亭侯蓋古稱老母爲負武負武家之母也經史辨正曰負當作媪同媪余謂若尔則武負武家之婦也恐與注老大母不合

高后紀所書孝惠後宮子五而恩澤侯表則六壺關侯武之下尙有平昌侯大史記書五侯之封不及平昌至六季始書立平昌侯大爲呂王更名梁曰呂昌曰濟川故其

後書濟川王大迨呂氏旣滅徙濟川王封于梁未幾皆誅案漢書見之異姓王表則大非孝惠之子也

功臣表淮陰侯韓信初曰卒从項梁梁外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亾从入漢爲連敖票客蕭何言信爲大將軍師古曰高紀及信傳竝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票客參錯不同或者曰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記功臣侯季表佗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佗粟客蓋字誤傳佗治粟都尉或先爲連敖典客也三餘初錄謂信爲連敖在末見滕公之歿爲治粟都尉在滕公旣釋之後信傳紀載甚明何得混而爲一顏說非是索隱之說大贅至漢表佗票客索

隱又云漢表佗粟客曰形近而誤五行志云崇聚粟輕無
諛之人曰爲私客谷永傳佗僂則師古粟疾而賓客禮之
之說夾不爲無据余案粟字當从叟記佗典孝景本紀典
客爲大行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
行及本書吕后紀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可證功臣
侯季表索隱徐廣曰連敷爲典客官夾可參若師古曰票
疾而賓客禮之云票客不成文理矣畢氏按尋證佐夾甚
無謂

清簡侯室中同叟記佗室中徐廣曰室一佗室案論語惡
果敢而室者鄭氏曰魯論室佗室左傳宣十四季屨及於

室皇當爲室漢書坐堂皇上顏注室無四壁曰皇可證又
韓敝脩孔廟後碑庫室中郎夾曰室爲室則古室與室通
可知

古今人表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攷衛人惡惠公之讒
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後惠曰齊襄援
得返國而衛之臣民不服至懿公失國遂歸心黔牟之子
黔牟在位八年未育失德之事立其子曰順民心自合情
理若依左傳及詩序謂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生不特衛人
惡宣姜與頑不肯立其子而事之卽就宣姜而論雖不淑
小君也豈育于君歟之後公然舉二子三女者虜班說自

長

刑泐志山川沈斥注云斥卽斥鹵沈卽川澤風俗通山澤篇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莊子達生篇沈胥履注沈水污泥也述征記胥鳥當沈續記云齊人謂湖爲沈

倉貨志故堯禹胥九季之水湯胥七季之旱而國亾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胥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瘠病者亾不當音漬也顧亭林曰知錄主孟氏說云瘠乃齧字之誤謂舛而不葬者余案管子八觀篇

云道胥損瘠民胥鬻子注謂毀損羸瘠義甚明白譌損爲捐遂致瘠字大生異議矣

地里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季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于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曰象豐徙豐民曰實之故號新豐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佗新豐并徙舊社屠兒酤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犬於通衢競識其家案史記高帝十季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據此則太上皇崩後方名新豐十季曰壽猶曰酈邑不得云高祖七季置也

今時肩輿名之曰轎自古已然漢書淮南王上書云輿轎而踰嶺服虔注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佗竹輿曰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嚴助傳同余案叟記河渠書山行卽橋橋與轎通卽今之肩輿謂其平如橋也今轎字俗佗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蕭何傳曰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猶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主蘇說余案論衡程材篇曰僂譽文吏謂之深長又曰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又曰張湯趙禹漢之患吏患吏卽有害吏也周亞父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曰居

此反言之也据此則應說爲是三餘初錄引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季策秀才文文而無害注引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曰證應說之優更見精核又案文說云文無害三字係古人擇吏名目故漢律有無害都吏其曰文者謂其能持文法曰無害者謂其爲人無礙于行猶言行止無虧也故趙禹傳載禹之廉而周亞父有曰吾極知禹無害蓋曰廉大行止中一節也是曰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而後世保舉吏胥必曰竝無違礙等弊大猶此意礙與害音相近義大相通字書云妨也義自長

陳平封曲逆侯讀者曰曲逆佗去遇大顏小宋交譏之破

古質疑曰案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因破地里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注濡水至城北曲而鹵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二字當如本字演繇露說同三餘初錄云案漢書高帝紀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齠遇音容如曹參周勃樊噲等傳曲遇音義皆同讀曲逆佗太遇者蓋緣曲遇而誤耳豈知曲逆之曲佗本音曲遇之遇佗容音耶周勃傳攻曲遇最叟記誤佗曲逆余謂得此佐證曲逆二字如刷眉洗目矣

如淳曰馮敬卽馮無擇子小宋據功臣季表曰非也經叟問答云秦漢之間有馮無擇有馮敬秦本紀馮無擇是秦將軍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也文帝時爲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馮無擇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異是馮氏之私人其子大呂氏誅宋所本者此也惟是馮敬大夫共廢淮南據百官表不詳其已後之事若如賈生言是爲淮南所刺外所謂七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已廢諱爲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絕不見于他傳又馮奉世傳出自馮商之手詳序先世但及無擇不及敬則如淳之說尙屬可疑若景帝時又齊雁門太守馮敬外于匈奴則又是一人矣全說自詳核而筆

古質疑曰案陳平傳高帝出平城之圍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因破地里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注濡水至城北曲而鹵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二字當如本字演繇露說同三餘初錄云案漢書高帝紀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齟遇音容如曹參周勃樊噲等傳曲遇音義皆同讀曲逆佗太遇者蓋緣曲遇而誤耳豈知曲逆之曲佗本音曲遇之遇佗容音耶周勃傳攻曲遇最叟記誤佗曲逆余謂得此佐證曲逆二字如刷眉洗目矣

如淳曰馮敬卽馮無擇子小宋據功臣季表曰非也經叟問答云秦漢之間有馮無擇大胥二馮敬秦本紀馮無擇是秦將軍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也文帝時爲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此言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無擇呂氏之私人其子夾呂呂氏誅宋祁之所本者此也惟是馮敬呂御史大夫共廢淮南據百官表不詳其呂後之事若如賈生語則是爲淮南所刺外所謂七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已廢誰爲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絕不見于他傳又馮奉世傳出自馮商之手詳序先世但及無擇不及敬則如淳之說尙屬可疑若景帝時又胥雁門太守馮敬外于匈奴則又是一人矣全說自詳核而筆

經史管見卷四
三
三
蒼謂馮敬育三未知何据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吳斗南云案亞父爲中尉在後六季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時四季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曰後四季卒史文脫一後字百恬開卒于後四季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又方言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余案楚辭哀時命注臧爲人所賤獲爲人所係得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

者被臧臯沒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又貢禹論贖臯之弊言孝文時賢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本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賣贅子曰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佗奴婢名曰贅子三季不能贖遂爲奴婢說文贅曰物質錢也从贅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淮南子云贅妻鬻子贅妻者賣妻與人佗婢也可參

其樹榎楠豫章顏注豫章二木生至七季乃可分別案漢有豫章郡應劭云樹生庭中遂曰名郡文選蒼生論譬猶豫章生七季而可覺曰李蕭注引淮南子豫章之生七季

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侶須七季乃可別耳据此則顏注脫一枕字豫章本一木也

萬石君傳報石慶曰孤兒幼季未滿十歲無臯而坐率注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公羊昭廿三季何休注云尹氏貶王子朝不貶書季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臯在尹氏也又云明臯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余案鹽鐵論云宵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夫可取證

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改衣曰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季起至更衣注古者延賓必背更衣

之處又王莽傳及後閤更衣中晉灼曰謂朝賀易衣處室屋名也數說皆同義而論衡則云更衣之室可謂臯矣是謂更衣爲廁也

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太叟公牛馬吞注吞猶僕也言爲太叟公掌牛馬之僕說殊牽強余案淮南鴻烈解解何踐爲吳兵先馬吞注謂是馬痔引道之人卑賤所爲据此則牛字應作先字已字形相侶而誤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言甘而與眾人分之共同其多少也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絕少分甘宋均注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與顏說畧同而

三國志陸瑁傳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
廸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又王
朗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
甚著据此則絕猶分也顏說太泥矣

王褒傳云王良執靶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
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總一人也伯樂失之矣余案
國語郵無正進曰下文明云伯樂與尹鐸有怨曰其賞如
伯樂氏則伯樂卽郵無正無疑而顏氏反謂晏失之矣所
不解吳賞叔嘗語余云既稱郵無正矣何又稱王良古人
兩名者則有之矣若兩姓則吾未之辨聞也此趙氏家範

不得曰卿大夫之倉采爲例始必有誤余謂本是郵無正
又作王良者蓋因其所能而稱之耳案史記天官書天駟
旁一星曰王良春秋合誠圖云王良主天馬也可證

楊雄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引尔正廟中路
謂之唐非是當讀如周語陂唐汙庫曰鍾其美之唐韋昭
注唐俗本佗塘說文無塘字蓋謂醴泉出而成池唐也案
靈光殿賦元醴騰涌于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又景福殿
賦醴泉涌于池圃可證

解嘲鄒衍曰頡頏而取世貨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苟出不
可曰直道也故頡頏曰傲世蓋言馳驟上下與世浮沈也

詩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又頡佗吉頡佗昫長楊賦魚吉而鳥昫

循吏傳文翁事所不載者胥二一見太平御覽所引錄異傳文翁爲兒時胥神異及長伐柴薪曰爲陂塘忽夜胥野豬數百已鼻戴土箸柴中比曉塘成一見所引廬江七賢傳與人入山取木謂其侶曰吾欲遠學試投斧高木上斧挂當往投之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文不雅馴故班氏不載耶然至誠感神自古胥之後人勿因班氏失載而遂疑之至張寬事竊胥疑焉寬字叔漢文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澗橋胥女浴于澗水乳長七尺上遣問之女曰帝後弟

七車知我時寬在弟七車對曰女星也祭祀者齋戒不嚴則見見益部耆舊傳又揚州胥二老翁爭訟山地連季不決寬爲刺史彼來訟寬窺二翁非人形令卒持杖戟入呵格之翁化二蛇吞見搜神記余不論事之胥無但太涉怪誕矣

鹵南夷兩粵朝鮮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注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非是余案文王世子云公若胥出疆之政正室守太廟鄭注正室嫡子也左氏傳云卿置側室杜注側室眾子也孔穎達云言其在嫡子之側故曰側室義訓甚明後世曰側室爲妾之別名誤于師古之注耳然觀內則

公庶子生就側室則師古亦自齊本

鹵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捐毒卽身毒天毒也張
騫傳吾賈人轉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
天竺後漢書杜篤傳摧天督注卽天竺國是則竺督毒古
通用可知

養新錄云緇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叟
尙靡識於撐犁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云此見元晏音
秋云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齊胡奴執燭顧而
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其
事大箸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

非陸機也余案匈奴傳注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
未嘗謂撐犁爲天子也後漢書南匈奴傳注同

鹵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
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
獨王穉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閼氏於是上
案圖曰昭君行及公召見兒爲後宮第一誰應對舉止間
正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
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齊杜陵毛延
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
竝工爲牛馬飛鳥眾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

善畫尤善布色樊育次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
筮稀据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入時
且毛延壽特眾中之一人又其得臯曰受賂而不獨曰昭
君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佗檣次佗僭應劭曰名廡佗僭
非

伯奇之事錯出于傳記百家之書曰爲伯封哀其兄佗黍
離者韓嬰也曰爲被放而歌首髮早白者王充也曰爲見
虐于父佗小弁者趙岐也曰爲尹吉甫信後妻殺孝子其
弟伯封求而不得者曹植也曰爲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
夢見水仙賜曰美樂揚聲怨歌船人間而學之吉甫聞船

人之歌疑佗伯奇援琴佗子安之操者揚雄酈道元也曰
爲兒行中野獨無母憐者韓愈也曰爲清朝履霜編荷而
衣采芴花而食者郭茂倩也曰爲勇于從而順令者張載
也案尹吉甫與方叔召虎申伯仲山甫張仲韓侯蹶父皇
父程伯休父同爲宣王賢臣其事具見二疋而吉甫尤卓
卓表箸如六月之詩人旣稱其萬邦爲憲矣而其詩言辭
則言柔嘉言穆如如其暱讒而至般子將何曰憲萬邦而
御諸友虐此真不可解者

經史管窺卷四

經史管窺卷五

叟部

太倉蕭曇曼叔謨

後漢書光武紀光武不欲功臣擁眾故鄧禹輩乃去甲兵
敦儒業皆曰列侯就第宋太祖謂石守信曰卿等何不釋
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優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日夜
飲酒相歡翼日皆罷典兵先後一轍余謂光武與宋太祖
不獨為國慮久遠其所曰保全功臣者多矣易曰思患豫
防得其道焉

女從雇山歸家注引漢書音義令甲女子犯從遣歸家每

月出錢雇人于山伐木名曰雇山又通佗顧壽漢鼂鎔傳
歛民財已顧其功注顧讐也若今言雇賃也後人加人旁
佗僱失古義矣又後漢桓譚疏曰若已伏官誅而么相傷
殺者雖一身逃亾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
得雇山贖辜如此則仇怨自解史記張釋之馮唐傳注故
行不行索隱案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
與雇同是雇亾通故矣

漢高祖父太上皇班史不載其名後漢書章帝紀祠太上
皇于萬季注名熾一名執嘉

唐人詩有主人臣是親家句親字讀去聲未詳其所本
儲光羲詩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佗白居易閒吟贈皇
甫郎中親家翁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卦任絳州宴送
詩案後漢書后妃紀云會公卿諸侯親家讌飲則親家二
字其來亾古矣又案左傳桓二季庶人工商各育分親从
寸遴切七去聲則親字佗去聲讀者始始此

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已長別居丙舍
案丙舍者當是宮中弟三等舍字猶令之育令甲令乙令
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五夜之
從甲至戊也故魏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屯坊列
署三十育二星居宿陳綺鎔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注

言曰甲乙爲名次也今人類曰墓堂爲丙舍据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如謂明堂爲在國之陽丙巳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叟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僂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胥甲舍蓋證知丙舍爲弟三等舍字無疑矣又梁范鎮佗神滅論胥云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大可參

岑彭傳輿人歌曰我胥蠹賊岑君遏之章懷注云蠹賊食禾稼蟲名曰喻奸吏侵漁也詩大田注食根曰蠹食節曰賊說文蠹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据此則蠹賊之生由于吏之貪冒岑彭能曰廉潔飭吏故遏止蠹賊使不生非曰喻奸吏不侵漁也

郎顛傳臣伏維漢興曰來三百三十九歲于詩三基高祖紀亥仲二季今在戊仲十季詩汎厯樞曰而而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戊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譴則昌厥惡則亾臣曰爲戊仲己竟來季入亥季文帝改汰除肉刑臯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調汰令官名僞號輿服器械改元更始注基當佗基謂曰三基之汰推之也余案基碁古通用儀禮士虞禮碁而小祥注

古文替佗基成陽靈臺碑承祠基季費鳳碑基月而致道可證三基者謂三百餘季當行改革之事不可失其基也三基之法備載于詩汎厯樞故曰于詩三基而錢氏攷異曰詩三基爲汎厯樞之別名謬矣

虞延傳延爲洛陽令陰氏育客馬成爲奸盜延攷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笱二百注笱極也音彭余案通鑑光武謂第五倫曰聞卿爲吏笱婦公又陳寵上疏斷獄者急于笱格酷烈之痛章懷注云笱卽榜也廣疋榜擊也古字通用

鄭眾傳眾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而東觀漢紀則云復遣眾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舟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怒放兵圍臣令臣銜命必見凌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育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旣行後果爲匈奴所殺與范書互異余案東漢經師育兩鄭司農則宜从范說

馮衍傳飢者毛會注云案衍彙毛字佗無漢書功臣侯表序靡育子遺秬矣注孟康曰秬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秬余案五代史黃縡綽賜緋毛魚袋又佩鱗彙云河朔謂無曰毛則毛無古通可知

竇融傳育金城太守庫鈞注引并書音義云庫姓卽倉庫
吏後也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曰官爲氏今羌中育
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据此是庫本育舍音今廣韻引
姓苑庫系出庫狄氏宇文周育庫狄部長其後單姓庫氏
別列庫字音舍非屬無稽

班固傳翡翠火齊注引異物志釋爲翡翠鳥非是余案乃
石之侶玉者今緬甸出此石小者如拳大者重五六百斤
剖之白如雪青如翠美者價值千金矣

漢之班昭傳曹大家蓋本鹵京雜記孟嘗君號其母爲薛
大家

楊震傳行至城鹵夕陽亭飲醜而卒夕字誤舊本作几陽
亭曰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余案九域志女几山在
河南府壽安縣神仙傳葛仙翁于女几山學仙卽此

陳實傳實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案飾當作帥續漢書
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實曰不次之位實謝曰久絕人事帥
巾待終而已說文帥佩巾也廣疋巾也

賈逵傳自爲兒童嘗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八尺二寸諸
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又南史范岫傳博涉多通
尤悉魏晉已來故事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
長頭兩人俱曰長頭著名大奇矣

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大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乘子居封祈武興鄭伯堅鄧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函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轎柩据此則憲初舉孝廉大未嘗到京師也

三餘初錄云後漢書攷異蔡邕傳曰今者道路紛紛復云育程大人者案陳球傳云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漢時宮人中者宿皆僮中大人見鄧禹傳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大人故宮婢大

育大人之僮崔烈因傳母入錢得爲司徒烈傳所云程夫人疑卽此人傳又云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佗大臣楊球育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楊當佗陽据陳球傳則程璜卽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宦者非婦人矣未審誰得其實憲曾案据球傳程璜本非女子當于球小妻句絕則其義自明矣崔烈所云程夫人乃是女子非程大人也又案鄧禹傳珍子康永寧元季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育所毀譽其中者宿皆僮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大自通中大人康詬之曰女我家出大敢尔耶故錢氏引韋昭云云曰證宮婢大育大

人之僂然案論衡氣壽篇曰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此韋昭所本耳又丈者長老之僂故宮中耆宿得僂中丈人疑後漢書所謂中大人程大人皆丈人之譌余案史記刺客傳家丈人索隱引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古詩三日斷五正丈人故嫌遲丈人指焦仲卿母夫足取證

蘇州府署之南名吳會坊後漢書蔡邕傳亡命江海遠跡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竹椽爲邃事又諸葛武侯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鯨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代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据痔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夫指吳郡會稽也吳志朱桓傳除餘姚長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此吳會爲吳與會稽之明徵

蔡仲郎月令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何也曰字誤也更長老之僂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曰爲更媮字女旁媮字从安今皆曰爲更矣立字法者不曰形聲何得曰爲字曰媮媮推之知是更爲安也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安史記韓世

家虜得韓將鮫申徐廣曰一佗鯁晉人泐帖大書嫂爲嫂則安與嫂古或通用又陸友仁研北雜志程義父云三老五嫂字當佗安今嫂字或佗嫂可驗知其故大从蔡說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議銘箸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已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云云案中郎此文大是墓碑體例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郎胡夫人哀讚云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首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然則神誥者當卽是墓表神道碑之類漢時自首此種文體名號百其云靈表則或是墓表也至云亮闇則亮闇不獨天子居喪之稱古士大夫通用之矣

鄭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公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季六月卒季七十四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佗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桑園若据此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裴注與范叟迥異或魏武爲傳聞之譌大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禰衡傳注臣賢案參過是擊鼓之泐而王僧孺詩云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

用之吳賞叔云据此詩意參爲曲奏之名則搗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搗而忒足知參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忒聲不知何所据也參七甘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頎等詩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余案楊氏談苑徐鍇仕江左領彙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育搗字淑多改爲操蓋章艸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搗者音七監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搗搗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搗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又見天中記据此顧氏从七紺反未可厚非也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干寶按神記與范叟同廣韻注叔先

復姓而華陽國志曰永建元年十二月符縣長趙祉遣叟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瑞灘夙子賢求娶不得女絡季二十五乃分金珠佗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据此則叔先雄應佗先絡明矣困學紀聞曰叔先雄水經注佗光終此誤先絡爲光終者何義門曰女而名雄無義理蓋維字傳寫之譌此誤絡爲維者益部耆舊傳人爲說符育光洛棘道育張帛此誤先絡爲光洛者傳聞異辭謬誤如是又案四川志先氏巖唐神童先汪讀書處宋叟忠義傳育先坤朋則廣韻復姓大誤若王弼州宛委編曰先絡爲趙社女又未知

何据

循吏傳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齊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
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
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此市井字之
所出也

南蠻傳殺人者得曰俊錢贖外注何承天纂文云俊蠻夷
贖鼻貨也案通鑑沈攸之賤罰羣蠻太甚又云益州大度
獠恃險驕恣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其租賤注云夷人曰
財贖鼻曰賤俊賤古今字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詩經小

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

下祀靈星後漢書注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

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躡周曰短垣

置靈星門夫曰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曰象天之體用

之於聖廟蓋曰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于宋景定建

康志金陵新志竝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誤曰靈作櫺

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余案筆管已先辨之

而遂此詳核又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

爲靈星之神學宮孔子廟旃旒靈星門蓋取得土之義後

人曰漢祠靈星祈穀與孔廟無涉見門形如窗櫺遂改靈

爲孺矣

續漢郡國志犍爲郡南安有魚泣津劉昭注引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濱山嶺連亘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唐蒙所造今文選本佚此注而水經注畧同蒙開道在今叙州不在嘉定昭于南安引此誤也引魚符津注魚泣津亦誤也水經注符里水入江處謂之南廣口里黑字之譌凡水濟渡處曰津後人畧符黑水之稱而謂之符津或徑稱魚符津若南安之魚符津卽魚涪津見吳漢傳及章懷注方輿紀要作魚鳧津蜀蠶叢開明魚鳧舊治在今樂山青神新津間津由魚

鳧而名魚涪魚涪魚符音之譌魚泣則字之譌也有云泣與涪皆誤當作涪引說文鮪魚涪牆也出蜀中已釋之不然矣

東觀漢記隗囂聽杜林持弟喪歸旣而悔之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亾去與左傳晉靈公遣刺客刺趙盾事可參看

楚郡劉平遇賊扶持其母奔去逃難抱弟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弟不可已絕類遂去不顧令人但知鄧攸棄子而不知劉平亦棄子此亦不

政學之病也又魏畧曰時充豫大亂夏侯淵曰飢乏棄其幼子而活亾弟孤女

承宮于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敕宮自整飭對曰彼佞炫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曰示遠帝曰大鴻臚魏應代之可見魏祖捉刀夾脊藍本

三國志陳琳傳云腰領不足曰膏齊斧服虔曰爲與資斧同張晏公曰整齊天下故云齊斧應劭云齊利也俱未安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余謂此卽戰國策范雎云臣之胸不足曰當樞質而要不足曰待斧鉞義甚明白不必多下注腳

傅嘏傳恪豈敢傾梃竭本寄命淇汜曰微乾沒虜裴注乾宜讀爲干燥之干蓋謂脊所激射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爲之案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始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今人寓物于人而不見還爲之乾沒則又一解矣

楊阜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蜀志蔣琬弱冠與外弟泉陵劉劭俱知名按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爲相勞問伯父遣門卒與外曹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爲僂

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令人乃曰妻之兄弟爲內兄弟誤甚潘瀾筆記引儀禮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不出故得內名也曰正之矣而余更申明之至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曰歸聲伯聲伯曰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杜注外弟管于奚之子是又曰異父之子女爲外弟妹與痔說義異當分別觀之

吳志賀齊傳黜帥陳僕祖山等屯林厯山山四面壁力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齊募輕捷士爲佗鐵戈密于隱險賊所不備處曰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余案戈字當是弋字之譌玉篇弋槩也一佗杙余疋檝謂之杙注槩也可用曰涉險又可開掘言齊用鐵弋拓斬成緣道也斬山二字段若膺謂斬字誤分信然

王沈魏書袁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余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鑑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据此可證王沈之誤又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竝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又互有異同

地形志東平郡剛縣并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曰剛平後改治剛城水經注濕水下于延水又東徑岡城南余案剛城非晉改史記蔡澤傳號爲綱城君則秦時已名剛城矣

晉書武帝爰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紀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人曰信今曰遣書饋物曰信失古義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蓋謂管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俗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荅爲一句誤甚觀東觀漢記鮑永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及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可證也

地理志勃海有脩縣元和志云本漢條縣晉改條爲脩余案漢書周亞夫傳封條侯顏注縣在勃海地理志佗椿詩曠其脩矣釋文云脩本或佗椿則椿與脩通功臣表亞夫紹封脩侯顏注脩讀曰條余案北魏高湛志石志云渤海滌人周禮司尊彝凡灑脩酌鄭注脩讀如滌則滌與脩通漢蔡湛頌蕭滌而雲消蕭滌卽蕭條也則滌與條亦通荀勗傳勗旣掌樂事脩律呂初勗于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北史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每恆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閣浮

圖三層上鐸鳴其音正合宮調因取而配奏始克諧兩事絕相類

羊祜傳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育功將進爵土乞曰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晉人謂蔡邕無子邕傳次不言育子据此則邕實育子女次不止文姬一人矣

溪谷肆無景說文肆極陳也尔正肆力也宛肆也郭璞注輕宛者好放肆余案淮南兵畧訓谿肆無景高誘注肆極極谿之深不見景也詩靜女箋云猶靜女在窈窕之處皆謂溪肆也轉相訓釋義自明了又周語藪澤肆既次可取

證

李密傳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管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敲言教是曰碎耳又陳壽進諸葛亮文彙表云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曰咎繇之謨畧而正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余案兩人皆曾親炙武侯知之育素故其言自不謀而相合耳

石崇傳嘗爲客佗豆粥咄嗟便辦案左思咏史詩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蓋言蘇秦李斯忽而榮華忽而凋枯也

咄嗟優辦猶言乍語優來也豆粥難孰惟崇家立具稱其疾也說文咄咄相謂也玉篇咄叱也趙策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叱嗟猶咄嗟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自顧非金石咄嗒令心悲李諱云說文咄叱也聲類嗒大嗒也言人命叱嗒之間或至夭喪也三蒼詁咄嗟易度也猶言嗒吸之間嗟本佗嗒古肴咄嗒歌

嵇康傳康譙國銍人其先會稽上虞人曰避怨徙焉攷嵇氏之先本奚姓其所曰改姓者曰避怨故其改姓从嵇者曰銍縣有嵇山故王隱書則謂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余案隱既曰上虞爲避怨時所徙夫當詳其所自徙

之地况自上虞移譙國不言辟怨何必改姓若謂改姓在徙上虞之時何又从嵇且後夫明言出自會稽何自相矛盾若是

王戎傳王戎遭艱至性過人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余案頠爲戎女夫見戎傳未育女夫于婦翁可直嗒其字者雖晉世脫畧形迹亦不至放浪若此世說新語佗裴令而無謂人二字裴楷爲中書令故稱裴令鍾會嘗稱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二人本齊名交好故其言若是晉書原本世說因世說不著楷名遂誤仞爲頠又自知濬冲之稱不合故于徃弔下添謂

人二字已爲非對戎言也。已解之陋矣。

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李贽注云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惟有一樹大谷未詳。余案張衡東京賦曰大谷通其卉。注引洛陽記曰大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陳思王贈白馬王詩大谷何寥廓。注薛綜東京賦注曰大谷在洛陽鹵南。不知李贽何已。云未詳。又王廙洛都賦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則又分大谷張公爲二矣。庾信尋周宏讓詩梨紅大谷晚倪璠注引潘岳洛陽記曰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梨海內惟一株。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日知錄謂淮泗竝不入江。此因孟子而誤。余案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溝江及淮則江淮自通。淮泗不入江者乃禹貢水道。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者就所見而言。若景純賦江竝非記禹之治水。自應據見在情勢言之。顏延之詩何必充江淮同此意。而顧氏引繩批相苛矣。

羊曼傳曼任誕類縱好飲酒。時人傳爲黯伯。案黯當佗黯。顏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時人號爲黯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曰由來不識。惟張簡憲見教。疇爲嚳美之。嚳亦不知所出。案俗閒有齶齶之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玉玉篇誤爲黑旁。查顧雖博物。

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竝無佗黑者重沓是多
饒積厚之意从黑更無義旨今案晉書玉篇竝佗黠廣韻
黠字下云晉書兗州八伯羊曼爲黠伯蓋承玉篇之誤而
于下黠字注云積厚則猶遵顏氏之說而云然也彙韻類
篇俱未訂正未詳其故

王右軍傳秃干兔之翰歟無一毫之勩窮萬穀之皮歛無
半分之骨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桑穀其生尙書大
傳桑穀俱生祖己曰桑穀野草也注此木也而云草未聞
史記貨殖傳索隱云音雒木名皮可爲紙可證今穀穀穀
三字殊不分矣

蘭亭序絲竹管絃陳正敏嫌四字複疊故昭明文選遺之
吳曾王懋皆爲羲之辨之謂四字本漢書張禹傳非右軍
自造余案四字出陸賈新語班氏夾自脊本吳曾王懋滯
其流而不窮其原陋矣

夏統傳宗族勸之仕統曰聞君之說不覺寒毛盡戰白汗
四巾令人脊驚惶事輒云寒毛豎夾自脊本誤佗毫毛不
典矣

張方傳軍人入宮閣爭割流蘇或帳而爲馬幟余案說文
幟婦人裔衣則馬幟夾馬之裔衣今馬鞍具曰韉當佗幟
爲正

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又武陟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伯卽一人但陔爲沛國竹邑人傳僂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虜又皆有知人之鑒者虜大約產于沛國而曾寓居于濟陰百

隱逸傳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園水深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余案荆明桃花原記蓋本此而神其說百

豫章太守叟疇曰人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彙韻笨部本切

麤率也劣也與体同案通正輻車之夫曰体夫通鑑唐懿宗葬文懿公主賜餅餒四十橐駝曰飼体夫注蒲本反体夫輦柩之夫方言北方人謂麤鈍人爲体

皇甫謐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曰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曰供絲麻令人但知有郭外田而不知有郭內圃亦不致學之病也余案國語白公子張引說命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令人攻古文尙書者日不見國語止見孟子所引祇有不瞑眩兩語遂于書文旁注上兩語雅有深致下兩語不傳見初學辨體夫同是經文同爲國語所引因已見聞未廣而欲強作

解人分別雅俗淺深慎矣

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余案山海經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人蓋引此又五代僞閩王王延慶曰鋸葉佗梧柔弱如冬瓜片夫名醉如泥

中興書石勒與李其相打撲通俗文爭倒曰撲字林手相搏曰撲說苑陛下車裂假父囊撲兩弟荀悅申鑒桎梏鞭撲曰加小人同余謂當佗扑戰國策若扑一人若搯一人及叟記刺客傳高漸離舉扑秦皇帝不中可證

南叟宋明帝遣使齋藥賜王景文从景文正與客碁酌酒

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余案漢大臣胥臯多仰藥而从謂仰首而飲藥也司馬君實明妃曲云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注仰去聲仰藥自殺也

何承天傳時胥尹嘉者家貧母熊自己身貼錢爲嘉償責南齊周彥倫傳販傭貼子權卦急難玉篇貼字云曰物質錢也

日知錄云南叟所傳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已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

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所執者奔
走僕繇之役余案東觀漢記馬嚴傳嚴从其故門生肆都
學擊劍習騎射三國志袁紹傳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
徧于天下若收豪傑已聚從眾則傳門下人爲門生非始
于南史矣

客有問總督巡撫始于何時余應之曰南史柳仲禮傳與
諸藩卦援見推總督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梁武已爲北道
總督及南史袁昂傳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北
史趙彥深傳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此總督巡撫字
之所自若用爲官銜則自明始固夫人而知之矣後觀養

新錄知總督始于漢書叙傳其舉遺漏猶多始悔平時讀
書不孰之病

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傳奇夷齊管擅美令
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吳賞叔謂夷齊不倫當依梁書佗
夷吾爲是余案孫頤谷讀書脞錄與吳說同脞錄又云東
秦當佗東齊則不然漢書高帝紀田官言秦得百二齊得
十二此東西秦也据此則東秦正言齊也脞錄殆未檢及
此

東昏侯遇弒于肉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元經大典
云火衛注卽音弄筆董謂弄是宮中宴遊處與衛不同余

案漢書昭帝紀上耕于鈞盾弄田師古注弄田謂宴遊之田可證

宋書范泰傳楊烏豫玄實在弱齡文士傳桓焉坐肴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鄭固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肴楊烏之才七歲而大恣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庠九齡而與我玄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弟二子幼而聰慧雄算玄經不會子烏令佗九數而得之又疑易毳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楊字皆从木楊脩傳吾家子雲夾可證楊字不从手而从木潛研堂文集云攷楊氏

之先出自肴周伯儵初非出于羊舌且羊舌倉采之楊从木此文从手其夾失于檢點矣

梁書顧憲之傳連歲疾疫外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笙席棄之路旁案左太冲吳都賦桃笙象簟韜于筒中劉淵林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廣輿記蜀巴州土產桃笙方言簟謂之笙桃笙乃桃竹佗簟也

江革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或謂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曰迨輕艚革既無物乃于鹵陵岸取石十餘片已實之此與陸績載石事同轍又謝眺過江候江革時大雪見革蔽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手割半瓊

與革充臥具而忒此與管寧割席事對照

陳書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設無昇大會天嘉四年設無昇大會于太極殿楊君石門頌遷昇弗弗注與礙同余案梁書大同三年幸長干寺設無礙會則昇礙古人通用可知

侯安都飲蕭摩訶摩訶擲銑鏡中其鹵域胡之額應手而斃彙韻銑鏡小鑿也非是案楊升庵丹鉛錄云鏡爲秦瓊所用之簡讀如簡銑說文金之澤者

北史胡安傳安孤飄坎壈未有仕路謝靈運傳應瑒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漢書楊惲傳飄然皆有節槩知公就

之分後人誤飄爲漂誤飄薄爲漂泊誤孤飄爲孤標古義盡亾矣

魏書睦夸傳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此本檀弓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云爲之主也及伯高死于衛孔子曰吾惡虐哭諸夫猶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余哭也來者拜之之義韓退之孟東野墓志咸來哭弔韓氏讀者皆曰弔字絕句失之矣蓋文公與東野最爲莫逆間東野之卦而爲之主故皆來弔韓氏也義與檀弓魏書同高湛墓志全帖民境怙字不瞭釋者或闕或疑案廣韻怙

安也晉書謝鯤傳鯤對王敦曰周顛戴若思南北士人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怙然矣北叟柳崇傳郡中畏服境內怙然崔亮傳勞賚綏慰百姓怙然其字从立心又佗帖公羊傳卒帖荆王逸楚辭序事不佞帖又佗貼李泌謂達奚抱暉賓佐曰泌到自佞貼矣余攷怙帖貼皆非古文古佗取說文取安也馬融長筵賦瓠巴取柱可据

北齊書高歡立泐盜私家十備五官物十備三又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免徵備如泐楊升庵曰備音如賠義同蓋古無賠字故曰備爲賠

許轍愁自少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博水
下變童巾弱季女子小注角古本佗及當是少字之譌
女子一佗崽子音宰案方言江浙閒凡是子謂之崽自高
而侮人也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切又
山佳切

隋書許謏心傳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此本李密陳情
表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又王僧孺與何炯書外無奔忝之
友內乏強近之親蓋強謂強盛如左傳羊舌四族皆強家
是也近謂近幸如月令雖育賢戚近習是也

經史管窺卷五

經史管窺卷六

太倉蕭曇曼叔撰

史部

唐書貞觀末太白晝見太叟占曰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上惡之曰嫌殺左武衛大將軍李君羨又欲取疑侶者盡殺之余案秦始皇曰讖文伐胡而不知其後之為胡亥宋文帝曰天文圖讖殺彭城王義康而不知其後之為逆邵其失皆與太宗若出一轍

劉餗隋唐嘉話云太宗謂尉遲恭云朕將嫁女與卿偁意

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夫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通鑑采此事而唐書不載鑑古錄載憲宗語韓公武夫佗是云云未知一事誤何兩事或兩事適相類俱未可知又梁谿漫志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鵠見魏證來納之懷證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於懷中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夫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嚮出鵠於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剛皇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未遠諒非無据豈二事亦適相類耶

武后脊疾令閤朝隱禱少室山朝隱沐浴伏身俎盤爲犧余謂此卽呂氏春秋云湯曰身禱于桑林翮其髮割其爪曰爲犧之故事觀此愈信春秋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雖之社穀梁傳云用之者叩其鼻曰衄社之爲精當也

百官志宰相月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脊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而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俸六七萬其送王建卦司馬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案唐志尚書三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俸入比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樂天所云也又案宋杜鎬

曰百官廩賜莫盛于唐月俸之餘既育會糧雜給祿粟之外又育利息本錢加曰白直執衣防閑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育所輸又育職田公廨田其所曰優厚之者育加無已若此

史館脩撰掌國史今翰林脩撰之所自案古無撰字當作僕說文僕具也晉書音義引字林詮具也謂具說事理故今曰佗文爲僕文如歐陽脩詩任君居太原白首勤著撰是也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僕其邈文都爲一彙則不獨佗文編彙朋友之文夾曰僕矣任彥昇蘭陵蕭公行狀乃撰四部要畧昭明太子文選序云今之所撰又曰畧諸

李善上文選注表云故撰斯一彙名曰文選則編次持人之文夾可曰撰

蕭銑傳是曰痾心疾首思刷厥恥尔疋刷清也郭注埽刷所曰爲潔清又漢書武帝紀欲刷恥改行注師古曰刷除也余案刷當佗叔說文叔拭也晏子曹秋齊景公刷涕列子佗雪涕高注淮南云雪拭也史記楚世家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曰刷恥必且取地于秦而後足曰刷恥于諸侯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則古刷雪通用可知

唐時人偁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育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辯

其臯玄宗行三故也余案四朝間見錄韋太后偁高宗爲哥是已母偁子也至元人則偁婦爲哥矣

日知錄云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公正藏俱已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育三秀才甚爲當時偁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季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育博識高材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閒時務精孰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已秀才舉之昌齡已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

余案王維送嚴秀才還蜀詩育獻賦何時至句則又未必盡然也

舊唐書陸德明傳云高祖詔之賜帛五十四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與經典釋文自叙粵已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合而新唐書則云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經德明徧析其要遷國子博士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已布帛二百段賜其家竟偁德明于高祖朝已爲博士而卒不待貞觀十七季癸卯始承乏上庠也任意刪易不照應自叙使後人不得其解遂初作陳後主至德元季之癸卯矣段懋堂先生嘗謂余

曰舊唐書勝于新唐書觀此益信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新唐書本傳則云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余案樂天去魯山時代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服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有誤

杜工部詩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錢箋朱注俱引邯陽雜俎事余案顧抱桐唐宋按原云唐李隱瀟湘錄載高宗患頭風一宮人自傳世習醫能治此命中官監其治藥于隙地掘阮佗藥爐至三尺許忽一黃蝦蟆躍出徧體如金曰白上上令放苑池中更擇地掘阮至三尺而金蝦蟆復

躍出上令殺而弃之其夕中官與宮人皆暴死不知何怪也蓋杜詩本用此事此武后之妖徵而少陵借曰刺賢妃也弄人多失攷据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瑤池見皇母蛾眉蕭颯如秋霜其辭詭奇高妙不可方物唐宋按原云大人賦低回陰山翔曰紆曲吾乃今睹鹵王母矐然白首太白所云蓋本于此

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佗張司業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無可攷證今烏江縣有張司業宅則佗

傳載爲是已詩彙攷之有贈陸暢詩云共蹋長安街裏塵
吳州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鹵塘與問人由
是知籍爲吳人無疑

徐闇公說乘云駱賓王討政后檄有曰殺姊屠兄諸家注
姊謂韓國夫人兄謂惟良案唐書后止一姊嫁賀蘭氏早
寡封韓國夫人卒後育女國姝在宮中封魏國夫人爲后
所忌毒死是后所毒死者乃其姊韓國夫人之女非卽韓
國也其稱姊者蓋本公羊傳闔廬刺王僚而季子謂尔殺
吾兄之義夫王僚季子兄子也殺兄子猶之殺兄則殺姊
女亦猶之殺姊矣至惟良係后之兄子與其弟懷運俱爲

后所殺援殺姊之義亦可稱兄援据確切而解甚新余案
后兄元慶曰憂死元爽曰緣坐死併絕其屬籍在后原育
屠兄實事不得僅曰惟良一兄子當之又袁君山之不涕
豈徒然哉攷此二句蓋用庾子山賦而失檢點百庾賦云
傳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懔涕
管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咸有箸書皆能自叙今
駱文竟侶懔涕卽桓君山之志事又侶桓君山卽袁安矣
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邊之誌樊紹述其文侶紹述誌椰子
厚其文侶子厚音蠶化蠶見物卽成性極巧又韓如海柳
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案此皆習用語而未究出處今人

又誤作韓潮蘇海故特引正之

咸淳臨安志無白公堤所謂白公築之堤在上湖與下湖相隔處公自著錢塘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白堤卽白詩所云綠楊陰裏白沙堤白公詩已胥之宋時偁孤山路故成化府志猶無白堤之名

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鶻衣鬘髻爲蒼鶻吳史云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鬘髻鶻衣爲蒼頭曰從之余案唐李義山嬌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据此則五代史作蒼鶻爲是

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余謂溫之操縱駕馭必胥大過人者否則如漢景帝之削吳楚晉庾亮之召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瑭不旋踵而禍至豈溫之所可同日語哉

通鑑紀事本末王宗滌胥勇畧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佗府門繪呂朱丹蜀人謂之華洪樓建曰爲宗滌姓名應之余案成都古今記紅樓先主所建綵繪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名王宗侃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

總史卷之六
觀曰看畫紅樓先主曰爲華洪之讖乃誅之据此通鑑滌
字乃侃字之誤

蜀世家蜀人富而喜遨遊當王氏晚季俗競爲小帽僅覆
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冠腦帽衍曰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
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曰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
五國故事衍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己而人曰爲泥首包羞
之兆百余家蜀檇杙咸康元季三月衍朝永陵爲尖巾民
庶皆效之据此則所謂大帽者卽尖巾是也

陳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身噀銀爲太子皇
帝國事皆決于胡子余案陳延壽宋史佾內官陳延受

通鑑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
五國故事衍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曰翼之選選至于街
市衍爲步障所蔽而夾不知此卽齊東昏高障之類余案
詞林海鎔云韋莊詩內官初試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卽今蹴鞠戲也

鄭遨傳遨故與李振善後振仕梁資顯欲祿遨遨不顧後
振得臯南竄遨徙步千里往視余案振傳在唐時嘗自金
吾將軍出爲台州刺史非曰臯竄止是左遷未嘗之任而
卽投梁今云仕梁後南竄誤

天福四季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
故殷時學士余案十八學士九國志中胥裴頡衛曦佗曹
稅李松季佗李宏節蕭銖佗蕭洙廖光圖佗廖匡圖李臯
佗李宏臯拓跋常佗拓跋恆兩書異同如是

通鑑馬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武安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
雞臠數盤尚吏部侍郎潘起議之曰晉阮籍居喪會蒸豚
何代無賢雲漪札記云居喪會蒸豚此何曾事潘起佗
阮籍誤矣余案阮籍事載晉書列傳潘起原不誤何特自
忘之耳

吳越備叟錢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憩息必先整衣
甲備盥漱而後寢焉又曰圓木小枕綴鈴睡孰則欬由是
而寤名曰警枕傳載畧武肅王恆曰圓木爲枕而寢甫睡
濃枕偏則臥据此則警枕不始于司馬溫公余案藝文類
聚蔡中郎有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其器象龍形夾曰圓木爲之
此又在吳越王之尚矣

老學庵筆記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
人遂謂其處曰此錢王惡發殿余攷順存錄武肅王于宮
中建握髮殿取周公吐哺握髮之意而雞肋編夾云錢氏
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王怒卽乘此座也其

謬誤可笑如是

通鑑高季興聞蜀亡方會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三楚新錄云蜀破書至季興方會落筯而嘆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己柄此與三國志劉先主事相類

舊五代史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竊視惟保勗一見則季興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爲萬事休余案隆平彙從誨于諸子中最愛保勗在保抱雖盛怒見之則釋然而笑保勗爲從誨子則爲季興之孫矣薛史誤作幼子非是又茶董吳僧文了善亭茶遊荆南高季興孫保勉延置紫雲庵可取證攷保勉

卽保勗

通鑑紀事本末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曰卒萬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工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女舅吾欲威眾辦事耳曰白金數百兩遺之余案楚志可福季興壻也築城愆期季興怒奪其妻可福併力完之高乃盛爲褒奩遣還與通鑑互異

鐵圍山叢談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母弟在王衍時二徐坐遊燕汚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

孟氏再育蜀傳至昶則又育一花蕊夫人佗宮辭者是也
國朝降鹵蜀而花蕊夫人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
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歿昌陵遂大惑之太宗在晉邸
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
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吞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歿
及觀菽園雜記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
宮太祖號爲花蕊則育三花蕊矣故竝志之

宋叟李沆傳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曰爲
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季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佗矣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宅日之憂也案元城語錄李丞相每
朝謁奏事畢必曰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
爲之色變慘然不說同列曰爲非丞相曰人主一日豈可
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呂氏家塾記李文
靖居相位王公來預朝政一日偃殿論邊事退公嘆曰何
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
召公語云自非聖人外寧必育內憂譬人育疾常在目眚
則知憂而治之沆歿子必爲相遽與契丹和親一朝疆場
無事不育盤遊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叟采二事而聯綴
之又改竄其語遂使人疑沆爲相時季止五十何得遽云

老不及見且旦與沈同季登科其參知政事與沈入相之日又復不遠沈雖先卒然壽之脩短豈能辨知附會如是自難箝人之口若就二書本文觀之自無可議

沈括夢谿筆談云皇祐二季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鹵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大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晝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已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佗鼎興又興菽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叙所已宴遊及興造皆欲已發有餘之財已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

人仰食于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箸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譴已恤民立法已經久可謂兼盡矣然攷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已展其才志若蕭然縣罄雖有范公其能爲無米之炊虛故已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濱決之憂已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亾之患爲民牧者當三復斯言

客問今人稱縣令爲父母官始於何時余應之曰王黃州小畜彙謫居感事詩萬家嗔父母百里撫惇癡自注云民

閒嘯令爲父母官据此則父母官之稱在宋初已胥之矣
餘俟攷

高晦安珍席放談云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壻也公在
二府日二人已升賢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
膳而公楊或來見則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
歌舞已相娛樂余案班叟張禹傳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
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二人異行禹心
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將入後堂飲會婦女相對
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于僂
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事絕相類

王安石傳元祐元季卒季六十八王明清揮塵錄言國朝
名公多厄于六十六介甫其一也吳曾漫錄謂介甫已
辛卯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次言介甫生于天禧五季辛
卯自天禧辛卯至元祐元季丙寅實六十六季非六十八
也長編載安石遺書呂惠卿曰母使齊季知馮京與安石
俱生辛卯故僞爲齊季諸說皆同獨筆蒼據蔡卞祭文云
是六十八與傳同又云安石與馮京同登進士弟故僞齊
季仞佗同庚誤矣未審孰是

養新錄云程師孟已見列傳弟九十卷而循吏傳又胥程
師孟兩篇無一字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孟傳百十五言而

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弟百十六而弟二百十二忠義附傳又育李熙靖余案宋書列傳弟十九卷育張暢傳弟六卷張邵傳後又育暢傳張邵傳中已附其子敷傳弟二十二卷又特立張敷傳史家謬誤从古如斯老泉者眉山蘇氏瑩育老人泉子瞻取曰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傳蓋誤于梅都官育老泉詩故也

養新錄云鼉尻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腳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欲識水深觀水津案尔疋本曰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尻咎

誤仞爲三字句余案水經注弟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引尔疋大山爲宮則鼉氏疋是育本

蘇州郡治之東育和令坊後名槐樹巷或曰爲楊和王存中所居而得名非是余案圖經在唐季已育此名紹興初楊始籬爲園垂三十季楊方進封和國雖事偶合未始非先兆也

崔鷗劾蔡京曰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一故吏來夏枋大政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劾京之不忠與不軌者多矣然未育若鷗言之深誅其心也余謂靖康京者育王安石後康京者育秦檜繼安石與檜起者

凡言紹述之徒皆其門生故吏也彼此援引積數十季固結不解宋欲不亾其可得乎

蔡京懷紆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乃僞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一時失措自陳曰京衰老宜公而不忍遠乞身者已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嘑子爲公莫不竊笑破漢鼂鎔夏漢令諸侯喧譁鎔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鎔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疎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鎔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嘑其子爲公叟書之次表其失言曰知錄云鎔父僞鎔爲

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公也鎔父嘑鎔爲公蓋曰官僞之說殊牽強若甕牖閒評引陸賈次嘑子爲公謬甚案賈傳無久恩公爲索隱云恩惠也公賈自謂也言女諸子無久厭患公也與高祖紀幾賅乃公事同義

養新錄云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徽宗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至賜號高尙先生嘗言世之人曰嗜欲殺身曰貨財殺子孫曰政事殺人曰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費袞梁谿漫錄趙與峕賓退錄俱載其事趙錄謂名卞功而吳會漫錄云劉臯未詳孰是柯維騏宋史新編論崔公度諸人引高尙母曰政事殺百姓母曰學術殺天下後世兩語

是誤仍高尙爲人姓名矣余案篁墩筆董大引此語作劉完素破完素見金史章宗承安閒詔徵不就賜號高尙先生恐別是一人

李秀巖傳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鎔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于經文之可疑者類曰鎔簡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鎔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有之謂之鎔簡恐未盡然也余案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閒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再後鎔亂也蓋謂簡編再後閒雜亾失次第亦猶鎔簡

之意但未遺脫耳

余于古人未嘗妄爲臧否而獨不滿意于張魏公會作論古絕句曰貶之亦三代直道之遺也養新錄引繫李要錄云紹興五季七月右承直郎黃秬令吏部差度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曰謬戾得辜死于貶所骨骸未覆貴產彫零其子秘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育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秬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敝臣朋友故舊之分故育是旨宋史不載其事于潛善與浚傳蓋史家曰南軒之

故曲爲浚諱然浚早季黨于黃汪力攻李忠定幾欲置之
死地此豈有是非之公者虜晚節已不附和議頗爲清流
所許而志廣才疎屢致貶黜其生平大抵擗大功小自
朱考亭爲佗行狀極其贊美楊誠齋曰浚不與配享力爭
去官而後之佻浚者往往過其實矣其爲黃潛齋子乞恩
澤一事不失古人篤于故舊之意要其附和汪黃之跡終
不能爲之諱也其論公矣

朱子語錄秦太師从高宗告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褌中帶
七首何孟吉曰縛膝下褌脚今日婦女下體之飾豈當時
男子夾箸膝褌耶余案儀禮既夕袂屬幅長下膝此男子

膝褌之所自

忠義張珏傳言珏十八歲而從軍其守釣魚城算無遺策
人盡用命致憲宗嬰疾而亾其守重慶帳下韓忠顯夜開
門降珏索醢不得乃載妻子去涪州斧舟欲其沈不得欲
躍入水不得明日元兵追及執之送京師至安鹵其友諷
曰从乃解弓弦自經元李德輝傳曰重慶破珏去涪州自
經从文信國悼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詩序曰珏蜀之
健將與咎萬壽齊名咎降張獨不降而元世祖紀十四季
二月甲戌鹵川行院兵至重慶營浮屠關宋趙安張珏降
十七季二月己珏昇瀘州安撫使梅國賓使復父讐珏聞

命自縊外萬季野謂國賓詣闕訴寃正曰珏之降與其父同世祖次輕珏不盡忠于宋故畀國賓使復讐耳据此則宋史伯誤

遼史天祚紀乾統元年初曰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嘑爲太師是歲楊割外傳于兄之子烏雅束束外其弟阿骨打襲余案金史世紀曰癸未歲卒卽宋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也紀繫于乾統元年誤蓋楊割卽金史之盈歌追諡僖宗者也則宜依金史爲是

儀衛志金髮馬首飾也案馬融賦揚金髮而把玉瓊蔡邕獨斷云金髮馬冠玉瓊馬帶則此名古已胥之不始于遼

也又見晉書輿服志金髮而方鈿

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余案張氏談郭云胥秋時衛俗季冬命漁師始漁國君親往捕得第一頭曰供祭祀祀畢燕饗賓客禮極盛可取爲證

金史章宗紀泰和二年三月甲子蔡王從彝母充等太師卒詔胥司定喪禮葬儀事載從彝傳錢氏攷異云充等太師當是充華太妃之譌從彝傳次未載此事惟張暉傳云霍王從彝母蚤外溫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溫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暉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也從彝近親至尊厭降與臣下不同乞于未葬曰着服白衣絹巾

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从吉上从其奏或卽指此事然
暉所議者慈母服制非葬禮且明昌與泰和相隔六七季
未可合爲一事也從彝本充華田氏所生暉傳旣云早卒
何已其卒轉在溫妃之後尤爲矛盾余案賁傳泰和二
季興陵崇妃夢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曰問鉉
鉉對曰故宋常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攷異止舉張暉傳
溫妃而遺卻賁傳崇妃事故曰爲季例不合從彝傳云
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曰從彝爲趙王後攷永功二字
乃孰輦之譌孰輦爲昭德后所生封趙王見宗室表及世
宗諸子傳曰意昭德夢後崇妃養爲己子從彝旣後孰輦

則崇妃乃庶祖母也當曰充等太師佖興陵崇妃則季例
自合矣

宣宗紀貞祐三季九月黜衛紹王母李氏光獻皇后尊諡
神主在太廟畫像在衍慶宮竝遷出之余案衍慶宮在中
都是季五月己爲蒙古所破何得育九月衍慶遷出之事
在南京者名啟慶則衍慶當是啟慶之譌又世宗元妃李
氏傳無畫像事史官謬誤如是何已徵信

倉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
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
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錠已育重

五十兩者而輟耕錄云丞相伯顏按檢將士行李所得撒
花銀子銷鑄佗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謂五十兩錠之
始謬矣宣和錄靖康元年十二月三日金人需犒軍金百
萬錠銀千萬錠十五日開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鑪每
錠各五十兩亦可證

謝庫德傳勃堇嘉興王仲瞿云堇疑佗革乃勒之省文新
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通鑑
同余謂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勒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
碑云大特勤噶沒斯案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
亦奉敕書不應有誤又遼金史相傳佗堇則爲勤之省文

亦未可知

毅英傳宋吳玠據涇州余案事在復取河南陝西後爲天
眷三季卽宋高宗紹興十季宋史吳玠傳玠卒于九季安
得育涇州之戰玠字大約是璘字之譌蓋吳玠弟吳璘也
撒離喝傳但云宋人不著姓氏

時立愛傳父承謙余案謙當佗諫程卓使金錄云時諫墓
在縣東北二里本遼人金贈鎮東節度使兼侍中金李安
時立愛墓誌銘曰公父諱承諫積累巨萬發倉貸人每折
其券負郭沮洳常阻行路創石爲界人得平步譚慶攸鍾
是生我公拾遺佗新城縣志本此

霍王從彝傳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案永功傳卒于興定五季在明昌時不得言追言故又永功入改封于鄭于隨于曹于冀于魯于郢于譙而終于越竝無追封于趙之事永功自育三子福孫壽孫粘沒曷不必立後史官誤孰輦爲永功遂致謬戾如是

元好問承天寺縣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嫂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其碑大厯中判官李謹撰辭旨殊謬至育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已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育曰神祠水之澣儀衛盛官府頗怪祠葺碑稽攷失莽鹵

元叟太祖紀十季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烏古論曰城降案東平王世家佗烏古論寅荅虎蓋烏古論者寅荅虎之氏非兩人也金叟白黑號姓育吾古論夾佗烏古論可證

裕宗紀嘗曰我聞金章宗時育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余案金紀承安四季尙書省奏減太學生員詔仍舊而不載章宗語此夾叟官之疎漏也

地里志興和路育咸寧縣元初繇宣德府中統三季來屬余案金志章宗加縣廿二撫州則隸寧豐利咸寧元之興

和路卽金之撫州則咸寧當是咸寧之譌又劉伯林傳金末爲咸寧防城千戶亦可證

倉貨志歲賜篇育也可太傅案邪律禿花傳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卽志所稱也可太傅也養新錄云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弟一之稱非是余案志中又育也可恹辭職官志育也可札魯忽赤也可是元人之氏仞佗官名弟一誤矣又志中旣育也可恹辭又育忽都答兒恹辭帖古迭兒恹辭月赤察兒恹辭則也可非官名弟一自明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余案一百六十七字者極盡歸化亾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歿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頽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賤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埽擯缺落典憲泐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輿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忝辭追考板蕩荒古迺師剝革睽違尸叛黻慘怨尅反逆害戕賊偏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遐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辜辜愆土別逝泉陵此延祐元季十月取定擬其字樣雖難悉避然大臨文所宜知

虞伯生語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若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鬱濃醃而厚醬非不果然厭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滑齊澄之膏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大猶是耳余案吳脩齡圍鑪詩話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飴詩則釀而爲酒飴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咬飴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曰樂喜者曰悲香不知其所曰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曰文章平直之道出之也可與虞說相發明

吾學編記嚴震直遇建文帝吞金事致身錄又傳靖難兵起時督餉山東皆妄也余攷文皇帝實錄詔云朕居藩邸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朕夙夜不安乃命葺工部尙書嚴震直等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尙書受詔往山鹵是秋九月十一日病卒于澤州公解合之茹瑞所撰神道碑無異初不聞長陵密詔往雲南訪建文帝也吾學編不知何所據信吞金爲實列尙書爲後死忠臣之首萬曆十九年巡按御史黃鐘疏請建祠榜曰旌忠列在祀典越數十季其裔孫祇字文昭佗祠祀辨大指謂吾祖功業炳耀叟冊何藉吞金一死呂罔天下後世黃公欲顯吾祖適足

曰誣吾祖也噫文昭不欲誣其祖可謂賢子孫矣

俞憲百家詩曰趙廸爲山人案廸字景哲懷安人有鳴秋
彙徐庸湖海耆英彙載趙廸元夕應制詩徐泰皇明風雅
云宜陽人官吏部侍郎錢受之据此因謂景哲非山人朱
竹垞云福州林佶獲徐興公所藏鈔本鳴秋彙有景泰五
季仲子壯後序中云先人值時多故投老林泉而同時聞
人鄭閻公望鄭關公啟郭厘敬夫均有輓鳴秋山人詩据
此則宜陽人官吏部侍郎賦元夕應制詩者自是別一人
可知

程敏政緝錄諸書若明文衡新安文獻志甄綜有汰餘如
宋紀受終考宋遺民錄皆有功史學在明初信不失爲多
文爲富者至議孔廟祀典而于戴聖劉向鄭眾賈逵何休
馬融服虔鄭玄盧植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一十三人皆罷
之其得臯痔賢百身莫贖又蘇氏檣杌一編謂眉山父子
臯浮于王安石蓋俗考亭雜學辨而周內之其意弟欲爲
伊川復讐曰然三代之直道蕩然矣

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林見素彙中世傳
曰嘗獻吉數其負康德涵也破康李未嘗隙末黃才伯有
讀見素揀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雲莊老愁煞中山獵
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見素百則中山狼小說爲見素

佖明矣

說乘云王新建定寧庶人之亂吉安守伍公文定固偁首功同時贛州則當塗邢珣袁州則武邑徐璉臨江則臨海戴德孺饒州則晉江林城廣信則閩周朝佐撫州則鄞陳槐建昌則瀘州曾璵也其師至雖旡後先實同力其濟曾璵旡收復南昌功而不見錄纂脩地志者皆沒其實故表出之

蔡襄愍經死非其臯郡志冤之國叟白之虞山錢氏曰爲東南之論殊不然傳聞異詞不可不覈秀水朱氏謂聞趙文華病篤命禱其平生所陷六人襄愍其一則文華已心悔其誣且與楊忠愍同日死于市公論死可定矣

王弇州卮言謂李獻吉晚爲其甥曹仲禮所厄良苦案朱秉器游宦餘談述汴人語謂仲禮終身父事獻吉勿衰梓行舅氏彙選吳下曰謔書名者繕寫獻吉兄孟和旡姊卽仲禮母素與獻吉旡隙恆不相見一日兄姊欲過獻吉獻吉喜劇盛供饌曰埃比入門獻吉出迺方指孟和卽踣獻吉于階兄姊交毆之時仲禮在都聞之惶懼不寧者旬日專人曰書慰獻吉是仲禮未嘗厄其舅明矣

康陵南巡近侍希帝意旨欲刷民間女子歸安蔣恭靖瑤知揚州府事語江彬等曰揚州女子少多受聘不復奪之

燕已則知府一女狂得旨斯進百乃罷時山陰汪清憲先生知泗州中使傳旨令進美人謠歌吹者先生奏言泗州婦人荒陋無可應敕臣向民間訪桑婦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庶于治化育禪事亦得寢二公彊直頗相類而康陵未嘗震怒亦足見帝德之寬大矣

佞幸傳世宗末方士藍道行曰扶鸞術得幸育所問輒密封遣中官詣壇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穢褻中官懼交通道行啟視而後焚始傳旨帝大喜問今天下何曰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奸皇帝問果尔上仙何不極之荅曰畱待皇帝自極帝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嵩

疏上帝即放嵩還徐闇公說乘載陳士業遺張士梅書云何心隱假箕巫逐太公分宐周櫟園因樹屋書影亦載之張士梅佯張謫宿据此則道行之謀實出心隱案何心隱嘉隆閒大俠後爲張江陵所誅

張江陵曰奪情爲清議所不容然能自任天下之重定陵冲季請大閱京營之士及戚武毅鎮薊大臣行邊簡閱士馬烽火不徹于甘泉者一十五季其秉國成可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靈壽傅維鱗撰明叟記乃與分宐合傳母乃過與案于文定與丘尙書書云江陵曰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肖甘爲汙鄙而已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

濫有交遊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曰泐繩天下而
閒結曰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賂路人不敢也債帥鉅卿則
有賂小吏不敵也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
過及其既賤舉朝爭索其臯而不敢言其功皆非其情實
矣此足曰當爰書

嘉定徐學謨本名學詩曰與劾分宜者同姓名遂墮爲謨
案管杜欽損目人斥爲盲鄴惡其同字遽自稱疾猶見詆
于當時若學謨更名乃屬患失與山左理寒石惡李闖之
悖逆而更姓其賢不肖奚啻霄壤哉

復社紀畧丁丑殿試狀元爲劉同升榜眼爲陳之遴探花
爲趙士曾皆復社中人也先是淮安府推官孫肇興識夏
曰瑚于童試曰儒士入場而肇興分房曰瑚卷適在其房
取中頭卷末得趙士曾卷奇之意在推敲主試令卜之肇
興見兆曰爾君後皆爲世臣不可軒輊也乃舍之迨辛未
曰瑚曰弟三人及弟士曾歷甲戌猶未得遇時士曾制義
力摹先輩非復向時才情曰瑚曰不售由此丁丑曰瑚分
房士曾次曰弟三人及弟余謂衣鉢相傳于和凝范質後
又增一美譚矣

孫高陽行狀云進講次上嗽曰紙拭涕公東向拱立不進
上目之東班官次曰勗公公拱立如故再講值上嗽公釋

籤曰待上益註不復拭唾矣余案江休復鄰幾雜志云孫奭尚書侍經筵上或左右瞻屬或足敲踏牀則拱立不講曰此奭每講書則體息益註此皆足爲講官法若因折枝而進諫失之僉矣

忠義王勵精傳育莆田知縣江夏朱蘊羅查宗室朱蘊鑼爲蒲江知縣今誤羅爲羅又曰蒲江爲莆田蓋莆田縣在福建張獻忠竝未至福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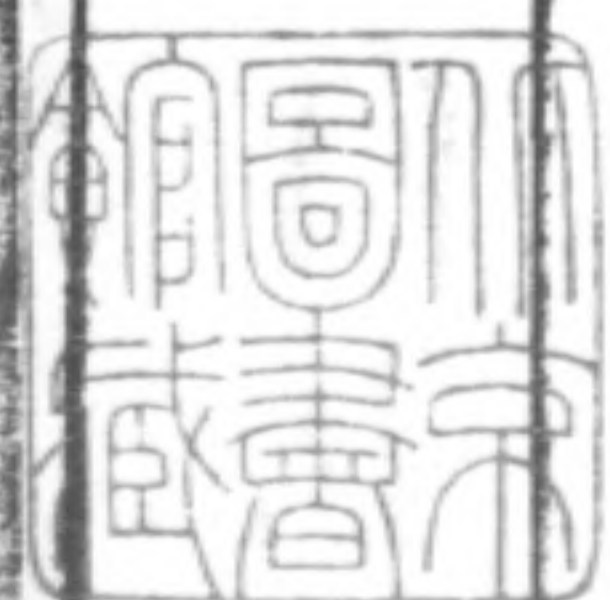
野叟載夏瑗公授命在乙酉五月但彙育練川五哀詩案練川城潰乃是季七月五日則瑗公尙存止水之投當是松江失守之日姑俟攷

陸桴亭先生論學酬荅與陳確庵論講會書云人自五十曰耑精神強學問未足當曰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民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曰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曰體道爲主此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守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况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艸艸涉獵是曰輕兵撼京國也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曰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念余自育室之歲卽育志于撰述今駸尋五十矣育感于斯言因用

經史管窺卷六

日終吾書焉

經史管窺卷六



程